

湘西往事

沈从文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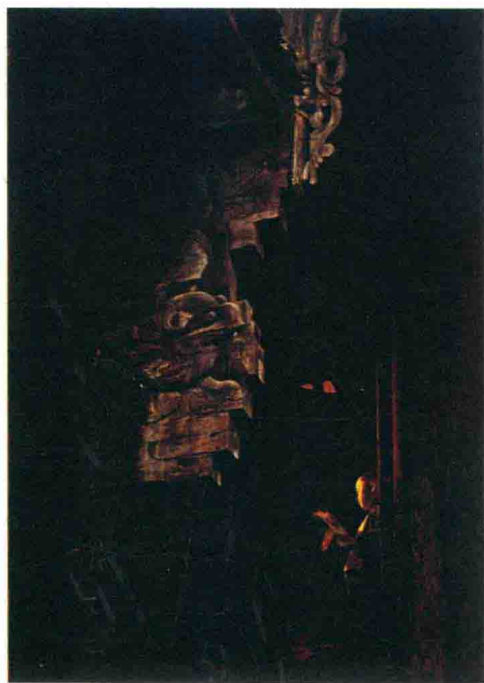
李晓英 摄

看他们也是眼泪也是笑。
故乡离我虽那么远，
又那么近。

中国青年出版社

湘西往事

沈从文 / 著 李晓英 / 摄



中国青年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湘西往事 / 沈从文著. —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5153-4742-4

I. ①湘… II. ①沈…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现代 IV. ① I 24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92669 号

封面题字: 沈龙珠

责任编辑: 申永霞

装帧设计: 印象木木工作室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址: 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57350501

门市部电话: (010) 57350370

印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9.5

字数: 180千字

版次: 2017年5月北京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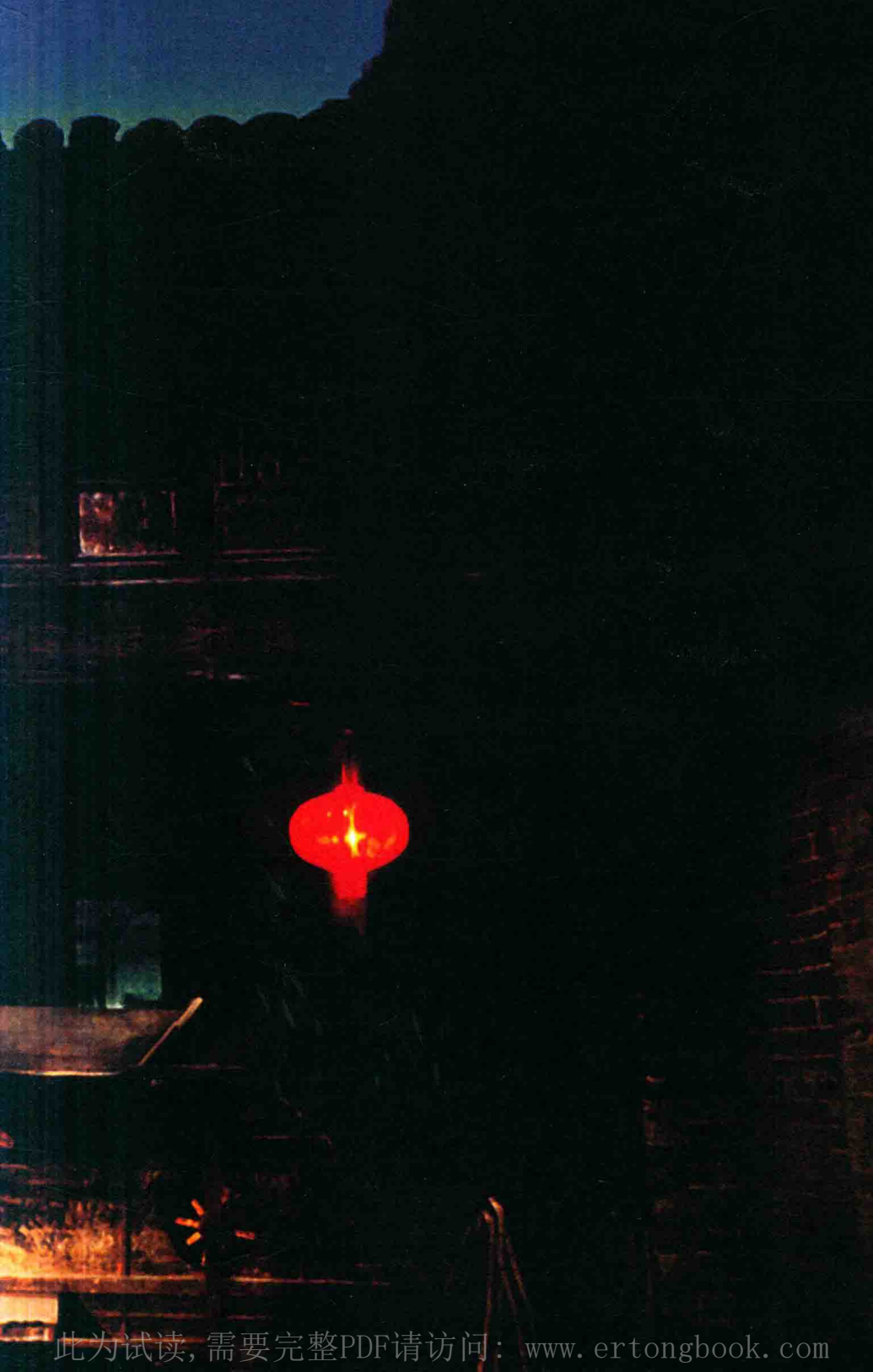
印次: 2017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48.00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57350337





往事 /1

玫瑰与九妹 /6

夜渔 /11

腊八粥 /17

槐化镇 /23

初八那日 /29

来客 /38

山道中 /46

菜园 /62

大小阮 /75

生存 /97

夜 /108

虎雏 /148

连长 /180

雪 /193

萧萧 /203

柏子 /222

阿金 /231

学吹箫的二哥 /239

屠桌边 /257

爹爹 /264

王嫂 /285

往 事

这事说来又是十多年了。

算来我是六岁。因为第二次我见到长子四叔时，他那条有趣的辫子就不见了。

那是夏天秋天之间。我仿佛还没有上过学。妈因怕我到外面同瑞龙他们玩时又打架，或是乱吃东西，每天都要靠到她身边坐着，除了吃晚饭后洗完澡同大哥各人拿五个小钱到道门口去买士元的凉粉外，剩下便都不准出去了！至于为甚又能吃凉粉？那大概是妈知道士元凉粉是玫瑰糖，不至吃后生病吧。本来那时的时疫也真凶，听瑞龙妈说，杨老六一家四口人，从十五得病，不到三天便都死了！

我们是在堂屋背后那小天井内席子上坐着的。妈为我从一

个 小 黑 洋 铁 箱 子 内 取 出 一 束 一 束 方 块 儿 字 来 念， 她 便 膝 头 上 搁 着 一 个 麻 篮 绩 麻。 弄 子 里 跑 来 的 风 又 凉 又 软， 很 易 引 人 瞌 睡， 当 我 倒 在 席 子 上 时， 妈 总 每 每 停 了 她 的 工 作， 为 我 拿 蒲 扇 来 赶 那 些 专 爱 停 留 在 人 脸 上 的 饭 蚊 子。 间 或 有 个 时 候 妈 也 会 睡 觉， 必 到 大 哥 从 学 校 夹 着 书 包 回 来 嚷 肚 子 饿 时 才 醒， 那 么， 夜 饭 必 定 便 又 要 晚 一 点 了！

爹 好 像 到 乡 下 江 家 坪 老 屋 去 了 好 久 了， 有 天 忽 然 要 四 叔 来 接 我 们。 接 的 意 思 四 叔 也 不 大 清 楚， 大 概 也 就 是 闻 到 城 里 时 疫 的 事 情 吧。 妈 也 不 说 什 么， 她 知 道 大 姐 二 姐 都 在 乡 里， 我 自 然 有 她 们 料 理。 只 囑 咐 了 四 叔 不 准 大 哥 到 乡 下 溪 里 去 洗 澡。 因 大 哥 前 几 天 回 来 略 晚， 妈 摸 他 小 辫 子 还 湿 漉 漉 的， 知 他 必 是 同 几 个 同 学 到 大 河 里 洗 过 澡 了， 还 重 重 的 打 了 他 一 顿 呢。 四 叔 是 一 个 长 子， 人 又 不 大 肥， 但 很 精 壮。 妈 常 说 这 是 会 走 路 的 人。 铜 仁 到 我 凤 凰 是 一 百 二 十 里 蛮 路， 他 能 扛 六 十 斤 担 子 一 早 动 身， 不 抹 黑 就 到 了， 这 怎 么 不 算 狠！ 他 到 了 家 时， 便 忙 自 去 厨 房 烧 水 洗 脚。 那 夜 我 们 吃 的 夜 饭 菜 是 南 瓜 炒 牛 肉。

妈 捡 菜 劝 他 时， 他 又 选 出 无 辣 子 的 牛 肉 放 到 我 碗 里。 真 是 好 四 叔 呵！

那 时 人 真 小， 我 同 大 哥 还 是 各 人 坐 在 一 只 箩 筐 里 为 四 叔 担 去 的！ 大 哥 虽 大 我 五 六 岁， 但 在 四 叔 肩 上 似 乎 并 不 什 么 不 匀 称。 乡 下 隔 城 有 四 十 多 里， 妈 怕 太 阳 把 我 们 晒 出 病 来， 所 以 我 们 天

刚一发白就动身，到行有一半的唐峒山时，太阳还才红红的。到了山顶，四叔把我们抱出来各人放了一泡尿，我们便都坐在一株大刺栎树下歇憩。那树的杈桠上搁了无数小石头，树左边又有一个石头堆成的小屋子。四叔为我们解说，小屋子是山神土地，为赶山打野猪人设的；树上石头是寄倦的：凡是走长路的人，只要放一个石头到树上，便不倦了。但大哥问他为甚不也放一个石子时，他却不作声。

他那条辫子细而长正同他身子一样。本来是挽放头上后再加上草帽的，不知是那辫子长了呢还是他太随意，总是动不动又掉下来，当我是在他背后那头时，辫子稍稍便时时在我头上晃。

“芸儿，莫闹！扯着我不好走！”

我伸出手扯着他辫子只是拽，他总是和和气气这样说。

“四满，到了？”大哥很着急的这么问。

“快了，快了，快了！芸弟都不急，你怎么这样慌？你看我跑！”他略略把脚步放快一点，大哥便又嚷摇的头痛了。

他一路笑大哥不济。

到时，爹正同姨婆五叔四婶他们在院中土坪上各坐在一条小凳上说话。姨婆有两年不见我了，抱了我亲了又亲。爹又问我们饿了不曾，其实我们到路上吃甜酒、米豆腐已吃胀了。上灯时，方见大姐二姐大姑满姑各人手上提了一捆地萝卜进来。我夜里便同大姐等到姨婆房里睡。

乡里有趣多了！既不什么很热，夜里蚊子也很少。大姐到久一点，似乎各样事情都熟悉，第二天一早便引我去羊栏边看睡着比猫还小的白羊，牛栏里正歪起颈项在吃奶的牛儿。我们又到竹园中去看竹子。那时觉得竹子实在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本来城里的竹子，通常大到屠桌边卖肉做钱筒的已算出奇了！但后园里那些南竹，大姐教我去试抱一下时，两手竟不能相掺。满姑又为偷偷的到园坎上摘了十多个桃子。接着我们便跑到大门外溪沟边上拾得一衣兜花蚌壳。

事事都感到新奇：譬如五叔喂的那十多只白鸭子，它们会一翅从塘坎上飞过溪沟。夜里四叔他们到溪里去照鱼时，却不用什么网，单拿个火把，拿把镰刀。姨婆喂有七八只野鸡，能飞上屋，也能上树，却不飞去；并且，只要你拿一捧苞谷米在手，口中略略一逗，它们便争先恐后的到你身边来了。什么事情都有味。我们白天便跑到附近村子里去玩，晚上总是同坐在院中听姨婆学打野猪打獾子的故事。姨婆真好，我们上床时，她还每每为从大油坛里取出炒米、栗子同脆酥酥的豆子给我们吃！

后园坎上那桃子已透熟了，满姑一天总为我们去偷几次。爹又不大出来，四叔五叔又从不说话，间或碰到姨婆见了时，也不过笑笑的说：

“小娥，你又忘记嚷肚子痛了！真不听讲——芸儿，莫听你满姑的话，吃多了要坏肚子！不然晚上又吃不得鸡膊腿了！”

乡里去有场集的地方似乎并不很近，而小小村中除每五天逢一六赶场外通常都无肉卖。因此，我们几乎天天吃鸡，惟我一人年小，鸡的大腿便时时归我。

我们最爱看又怕看的是溪南头那坝上小碾房的磨石同自动的水车；碾坊是五叔在料理。那圆圆的磨石，固定在一株木桩上只是转只是转。五叔像个卖灰的人，满身是糠皮，只是在旋转不息的磨石间拿扫把扫那跑出碾槽外的谷米。他似乎并不着一点忙，磨石走到他跟前时一跳又让过磨石了。我们为他着急又佩服他胆子大。水车也有味，是一些七长八短的竹篙子扎成的。它的用处就是在灌水到比溪身还高的田面。大的有些比屋子还大，小的也还有一床晒簟大小。它们接接连连竖立在大路近旁，为溪沟里急水冲着快地转动，有些还唧哩唧哩发出怪难听的喊声，由车旁竹筒中运水倒到悬空的枳上去。它的怕人就是筒子里水间或溢出枳外时，那水便砰的倒到路上了，你稍不措意，衣服便打得透湿。我们远远的立着看行路人抱着头冲过去时那样子好笑。满姑虽只大我四岁，但看惯了，她却敢在下面走来走去。大姐同大姑，则知道那个车子溢出后便是那一个接脚，不消说是不怕水淋了！只我同大哥二姐，却无论如何不敢去尝试。

2

玫瑰与九妹

大哥从学堂归来时，手上拿了一大束有刺的青绿树枝。

“妈，我从萧家讨得玫瑰花来了。”

大哥高兴的神气，像捡得“八宝精”似的。

“不知大哥到哪个地方找得这些刺条子来，却还来扯谎妈是玫瑰花，”九妹说：“妈，你莫要信他话！”

“你不信不要紧。到明年四月间开出各种花时，我可不准你戴，……还有好吃的玫瑰糖。”大哥见九妹不相信，故意这样逗她。说到玫瑰花时，又把手上那一束青绿刺条子举了一举，——像大朵大朵的绯红玫瑰花已满缀在枝上，而立即就可以摘下来做玫瑰糖似的！

“谁稀罕你的，我顾自不会跑到三姨家去摘吗！妈，是罢？”

“是！我宝宝不有几多，会稀罕他的？”

妈虽说是顺到九妹的话，但这原是她要大哥到萧家讨的，是以又要我去帮大哥的忙：

“芸儿去帮大哥的忙，把那蓝花六角形钵子的鸡冠花拔出不要了，就用那四个钵子分栽。剩下的把插到花坛海棠边去。”

大哥在九妹脸上轻轻的刮了一下，就走到院中去了。娇纵的小九妹气得两脚乱跳，非要走出去报复一下不可。但给妈扯住了。

“乖崽，让他一次就是了！我们夜里煮鸽子蛋吃，莫分他……那你打妈一下好罢。”

“妈讨厌！专卫护大哥！他有理无理打了人家一个耳巴子，难道就算了？”

妈把九妹正在眼睛角边干擦的小手放到自己脸上拍了几下，九妹又笑了。

大哥这一刮，自然是为的报复九妹多嘴的仇。

满院坝散着红墨色土砂，有些细小的红色曲蟮四处乱爬着。几只小鸡在那里用脚乱扒，赶了去又复拢来。大哥卷起两只衣袖筒，拿了外祖母剪麻绳那把方头大剪刀，把玫瑰枝条一律剪成一尺多长短。又把剪处各粘上一片糯泥巴，说是免得走气。

“老二，这一共是三种（大哥用手指点），这是红的，这是水红，这是大红，那种是白的。是栽成各自一钵好呢，还是

混合起栽好——你说？”

“搭伙栽好玩点。开花时也必定更热闹有趣……大哥，怎么又不将那种黄色镶边的弄来呢？”

“那种难活，萧子敬说不容易插，到分株时答应分给我两钵……好，依你办，打伙儿栽好玩点。”

我们把钵子底各放了一片小瓦，才将新泥放下。大哥扶着枝条，待我把泥土堆到与钵口齐平时，大哥才敢松手，又用手筑实一下，洒了点水，然后放到花架子上去。

每钵的枝条均约有十根左右，花坛上，却只插了三根。

就中最关心花发育的自然要数大哥了。他时时去看视，间或又背到妈偷悄儿拔出钵中小的枝条来验看是否生了根须。妈也能记到每早上拿着那把白铁喷壶去洒水。当小小的翠绿叶片从枝条上嫩杈桎间长出时，大家都觉得极高兴。

“妈，妈，玫瑰有许多苞了！有个大点的尖尖上已红。往天我们总不去注意过它，还以为今年不会开花呢。”

六弟发狂似的高兴，跑到妈床边来说。九妹还刚睡醒，正搂着妈手臂说笑，听见了，忙要挣着起来，催妈帮她穿衣。

她连袜子也不及穿，披着那一头黄发，便同六弟站在那蓝花钵子边旁数花苞了。

“妈，第一个钵子有七个，第二个钵子有二十几个，第三个钵子有十七个，第四个钵子有三个；六哥说第四个是不大向

阳，但它叶子却又分外多分外绿。花坛上六哥不准我爬上去，他说有十几个。”

当妈为九妹在窗下梳理头上那一脑壳黄头发时，九妹便把刚才同六弟所数的花苞数目告妈。

没有作声的妈，大概又想到去年秋天栽花的大哥身上去了。

当第一朵水红的玫瑰在第二个钵子上开放时，九妹记着妈的教训，连洗衣的张嫂进屋时见到刚要想用手去抚摩一下，也为她“嗨！不准抓呀！张嫂”忙制止着了。以后花越开越多，九妹同六弟两人每早上都各争先起床跑到花钵边去数夜来新开的花朵有多少。九妹还时常一人站立在花钵边对着那深红浅红的花朵微笑，像花也正觑着她微笑的样子。

花坛上大概是土多一点罢。虽只三四个枝条，开的花却不次子钵头中的。并且花也似乎更大一点。不久，接近檐下那一钵子也开得满身满体了。而新的苞还是继续从各枝条嫩芽中茁壮。

屋里似乎比往年热闹一点。

凡到我家来玩的人，都说这花各种颜色开在一个钵子内，真是错杂的好看。同大姐同学的一些女学生到我家来看花时，也都夸奖这花有趣。三姨并且说，比她花园里的开得茂盛的远。

妈因为爱惜，从不忍摘一朵下来给人，因此，谢落了的，不久便都各于它的蒂上长了一个小绿果子。妈又要我写信去